

【登楼阅海】

# 梁楷《泼墨仙人图》

◆ 张德宁



梁楷，南宋画家。祖籍东平（今属山东），居钱塘（今浙江杭州）。从贾师古学画，山水、人物、花鸟兼善。但今人多见其传世之人物画，其《八高僧故事卷》及《释迦出山图》中的树石山水，显示其山水画的功底非常深厚。宋宁宗嘉泰（1201-1204）时为画院待诏，并赐佩金带。然其性格豪放不羁，“敝屣尊荣，一杯在手，笑傲王侯”。不能忍受画院的规矩，遂将金带悬壁，离职而去，人称“梁风（疯）子”。多作释道、鬼神，有两种几乎截然不同的风格，一种是“细笔”，取法吴道子、李公麟，衣褶用尖笔作细长撇捺，转折劲利，称“折芦描”；一种是“减笔”，继承五代石恪的简括，以寥寥数笔横扫，墨色淋漓飘逸。对后世简笔写意画的发展影响极其深远。

《泼墨仙人图》是其减笔画的代表作，纸本，纵48.7厘米，横27厘米，墨画。图绘一秃顶敞胸大肚的仙人，一足出前，似在行走，但显得步履踉跄，仿佛是有些醉意了。仙人自不同常人，其衣衫不整，非以遮体，而看其脸部，眉眼鼻嘴挤成一堆，下巴胡子邋遢，似乎形象很猥琐，但却是脱尽了俗相，透出丝丝的仙气。全图勾笔极其简略，仅以显示局部些小的轮廓，而占画面大部之衣着则用粗笔蘸墨法依褶痕横扫，

墨色淋漓滋润，而质感极强。但看画面，似乎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先以淡墨涂抹，而后在将干未干时再在肩头以浓墨破，在干后再用浓墨勾腰带。这种粗笔横扫，笔简而意到，墨色淋漓酣畅的画法，为梁楷之前所无，

而且在南宋绘画由工细趋向简略的潮流中也为仅有，后人称之为“泼墨”，成为后代画家心仪手追的大写意的楷模。但是，此所谓的“泼墨”，与今天我们所见张大千创制的“泼墨泼彩”，还是完全不同的。张大千是不用笔，而将墨水或颜料盛在体内，用手执钵直接将墨水或颜料泼在画上，然后依其自然形成的痕迹用笔适当加以引导。而梁楷的泼墨，则是先用“蘸墨法”在粗笔中饱蓄浓、淡尚未完全混合的墨水，然后以手执笔，按程序疾速在画上横涂竖抹，使留下的浓、淡墨色自然渗化，似墨汁泼翻，却又留有用笔的轨迹。严格地讲，梁楷的泼墨，是用笔所致，有泼墨之意，而无泼墨之举。这一种表现力极其震撼，而又极具难度的绘画技术，历代备受推崇，明徐渭、清八大、金农乃至现在，无数画家奉若圣明，趋之若鹜。

但我以为，后之学者须明白梁楷减笔泼墨技法的由来：他是在既能很工致地画人物的基础上做减法的。欣赏其《八高僧故事图》，人们从八个生动传神、而又各具个性的刻画精细的高僧形象中充分领略到梁楷非凡的造型能力。如果以为只须揣摩其减笔泼墨的作品就能入其门，那就无异于筑空中之楼阁了。



玉溪窑一直默默无闻，不为人们所关注。1960年偶尔发现了三座玉溪龙窑，这才引起了世人的瞩目。玉溪位于昆明市南面，山清水秀，四季如春。这尊香炉根据画意和造型来判断，笔者认为应是明初洪武年间的器物。

香炉高6厘米，直径10厘米，小巧玲珑，纹饰简朴生动，青花色泽深沉，同我们常见的浙江“土青”颜料有点相近。炉的双耳装饰为如意形状，也绘有青花图案，炉身的四周绘制兰花，线条流畅，托物寄情明志。圆圈足底不施釉，让我们清楚地看到疏松的胎骨。胎质为黄灰色，内胎同样不施釉，可看出一圈圈打磨的手工痕迹。从工艺上看，玉溪工匠努力向景德镇看齐，可惜的是采用当地瓷土，淘洗不精，就地生

# 明玉溪窑兰花炉

◆ 钱汉东

产的钴料，锤炼不细，留下了夹砂和气孔，结果与景德镇青花瓷，成为貌合而神离的兄弟，差距甚大。

我国最早写兰花书籍为唐人陈处士的《种兰篇》，此书已失传。南宋的宋时庚在1233年写出了《金漳兰谱》，为现存最早的兰花著作，明清写兰的书不少。画兰最早的画家史料记载是唐代的殷仲容。唐名僧贯休，也画过兰花，可惜没有留下来。北宋诗人苏东坡，曾画过兰花，留下了题画诗《题杨次公春兰》。到了明清，存世的画集，如文徵明的《兰竹卷》、石涛的《兰石图》等。至于近现代画兰如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张大千等，更是各领风骚。

我国是世界上栽培兰花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她的高雅圣洁，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气质和文明，古往今来，一直为国人所珍惜和崇尚。我国古代何时开始认识兰花尚无法推断。从“兰”字分析，国人认识兰花和创造兰花的记录符号采用的是寓意：“兰”字是一幅美丽的画，门前绿草如茵，门内明月映照。在数千年前就将“兰”字应用于诗歌中，歌颂美好的生活，描写爱情故事。陶渊明爱

菊、林和靖爱梅、黄山谷爱兰、周敦颐爱莲，全是古代文化人的情趣反映。兰花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理想、道德、情操，在中华儿女身上，多少总会溢出一些兰花的幽香。

这尊青花香炉系出土之物，算得上玉溪窑青花中的精品力作。青花系用钴料在胎上绘画，然后罩上青釉，在1200℃左右的高温下烧成，从视觉效果看有些层次感。当地所产钴料中含有较多的氧化铁和氧化锰，加上煅烧乏力，导致青花色调呈深蓝色和灰黑色，再上青釉覆盖加色，部分青花成了黑色。这恰好是玉溪窑与众不同的一大特色。

玉溪窑的发现，让海内外学者惊喜不已，想不到地处边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云南省竟会有青花瓷器生产。玉溪窑的发现充分说明自古以来云南同内地有着密切的联系，云南地方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已故学者冯先铭先生将江西景德镇、云南玉溪和浙江江山称为中国青花瓷器的三大产地，聪明的云南人可以引以为自豪矣。

|刊|头|篆|刻|



作者 孙蒙

# 心香妙供

◆ 照诚

衲与海上篆刻家何积石相识有年，今夏何先生将其十数年心血耕耘的硕果——百零八方佛像印，捐赠上海龙华古寺永充供养，用为心香妙供。捡一佛印仔细欣赏品味，印面上的佛像呈现出一种雍容生动感人、悲智俱足的禅境气氛；边款上还镌刻着佛言祖语、生命哲理，使原本冰冷的他山之石赋予了比玉还珍贵的生命内涵。正是这些佛言祖语、生命哲理，使何先生在艺术的长河里孜孜以求，乐而忘忧。也正是这种精神的熏沐，何先生将此心香妙供敬献于法界众生。《金刚经》云：“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

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须菩提！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相。何以故？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如没有如此福缘因缘可有此心香妙供？其不是空中楼阁，每每思及至此，我都被那质朴执着的精神所感动。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这种精神、这种执着，不正是人们在呼唤的吗？《维摩经》云：“欲净其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国土净。”我想积石先生心中的诸佛净土正是如此，而使众生有缘得睹善言妙相于方寸之间的须弥境界，感悟人生于刹那之时。



# 凿石声声

◆ 何积石

当我在艺田耕耘的遐想间，看见了先贤们所走过的禅径之路。于是，便顺着他们的脚印，萌发出自己内心涌动的佛缘之心，默默地探索着并神游其中，以为能够得到“佛光普照”般的沐浴而陶醉，而吟上小诗：

凿石声中禅意浓，空山寄

梦舞东风。可怜明月心中照，芥子须弥图画中。

才得云山牵别绪，又解禅径试新端。茫茫法界无穷景，浩浩人天有胜缘。

古风浴我童心醉，顽石和烟梦境回。化取莲花千百朵，彩云一片日边来。